

天涯诗海

雪花开着开着就开出了春天

■ 叶巨龙

大寒过后
我确信春天已离我不远
万物俱寂的日子里
那些被大雪覆盖的事物
从雪地里悄悄地隐现
仿佛春天在向我朦胧地靠近

迎春花还没有捎来讯息
故乡的庭院里
一簇簇傲放的腊梅
在寒风料峭中
暗香浮动

站在冬天的尽头
在一枝落单的雪花里
翻开蓬松的记忆
那些明亮的画面便不断
从时间深处赶来

“就这样安静地站着
不说话也很美好”
雪花开着开着就开出了春天

未拆的假期

■ 梁秋红

日历在窗沿踟脚
风把日子吹成一张薄纸
我捧着它,像捧一盏
未点燃的灯

阳光在地板上踱步
拖鞋并排,守着
两枚沉默的贝壳
潮水退得比名字还快

午后,影子缩成逗号
小说停在第零页
咖啡的漩涡里
一只纸船尚未出发

傍晚,云把天空折成信封
邮戳是归途的汽笛
我把笑声折成更小的方块
塞进抽屉——

原来节日不是消失
是被我们悄悄酿成
一枚比明天还轻的
琥珀

春意

■ 马文东

风掠过苍苔,捎来潮湿的私语
万里之外,春正轻轻呼吸
冰在心底融化成溪
漫过未说出口的秘密

梨花最懂泥土的痴意
捧着一瓣白,叩问苏醒的土地
我续上断了的笔
写植物的爱恋,写破土的希冀
还有那本,没写完的诗

你站在春潮漫起的风里
衣角沾着新生的香气
我俯身,轻拍冻土的背脊
阳光踏着脚,偷偷吻了你



下酒菜。 蒙海龙 作

百家笔会

欧洲很远，骑楼很近

□ 王天柱

面向世界的姿态,可以如
这廊道一般,既提供庇护,
又保持联通;而其上构筑的华章,
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、扎根于这块
热土的独特叙事。

清晨的骑楼。 蒙海龙 作

《伊索寓言》里的那只狐狸,翘首望着葡萄架上垂挂的串串晶莹,最终快快走开,却偏要补一句“那葡萄定是酸的”。这“酸葡萄”的讽喻,仿佛总在映照着某种心照不宣的“智慧”:凡是够不着、得不到的,不妨先断言它本就不好。这是一种何等轻巧的心术,能将欲望的灼灼热浪,顷刻冷却成一副清高自守的淡然;能将求而不得的苦涩,彻底颠倒为一种先验的、主动的“我本不屑”。

与此相映成趣,又扎根于华夏文化肌理的,是阿Q那独树一帜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他挨了拳脚,便在心里默念一句“儿子打老子”,仿佛这般一想,自己就真成了不败的赢家。这早已不止于对“未得之物”的轻蔑,更是对“已临之辱”的奇崛转化。他从不去否定现实的存在,却能凭空扭转意义的坐标,为自己筑起一道无形的屏障。阿Q脸上那看似愚妄的笑容底下,藏着的,是绝境里求存的、近乎悲怆的生存狡黠。

于是,这“酸葡萄”与“阿Q精神”,便成了我们穿行于人生风雨、职

脚步落在海口得胜沙的石板路上,周遭的声浪与人潮便涌了上来。甫一下车,目光便被一个极大的标语牌攫住——“欧洲很远,骑楼很近”。这口号像一枚奇特的楔子,钉在这片南洋风情的腹地,叫人一时有些恍惚。有着尖顶教堂与古堡的欧洲,如何能与眼前这鳞次栉比、廊道幽深的骑楼群“很近”呢?这疑问,像一粒种子,落进了我漫游的步履里。

顺着廊下走,避开正午有些炽烈的阳光。这连绵的廊道,便是骑楼最亲切的智慧了。为行人遮阳避雨,为商户延展空间,务实而通透。然而抬起头,目光掠过那些老字号斑驳的招牌,向上攀援,建筑的言说便开始变得繁复而绮丽。看那窗楣,不再是中式朴素的木棂,而是西洋风的拱券,细致地分出半圆或弧状,边缘常用砖石砌出立体的线脚,甚至嵌着蔓草或瓔珞式的灰塑雕花。这种装饰,带着巴洛克式的余绪,却又没有那股令人目眩的铺张,像是远航归来的水手,将惊涛骇浪的故事,简化成衣襟上一枚克制的徽记。

再往上,是山花与女儿墙的舞台了,这便是那“三段式”结构的华彩乐章。山花的形状最是肆意,圆弧形、三角形、波浪形,甚至模仿着欧陆宫廷的轮廓,高高地耸立在立面顶端。其上装饰的图案,却是个奇妙的“混血儿”:西洋的涡卷、绶带、勋章纹样,与中式的祥云、蝙蝠、铜钱纹样,安然地比邻而居。女儿墙的样式更是琳琅,有模仿古罗马栏杆的瓶状立柱,

浮生物语

酸葡萄与阿Q精神

□ 周基云

场沟壑时,两副若隐若现的自保甲冑。我们或多或少,都曾当过那只狐狸。眼见旁人升迁、获奖、春风得意,脱口而出的祝贺声里,或许便悄悄渗进一丝自我宽慰:“那名利场风波险恶,不进也罢。”这“说出口”姿态带着苦笑自嘲,也是面向周遭的温和宣告。它如一层薄薄的糖衣,裹住心底真切的失落,让那份酸涩不至于灼痛喉间。言语在此刻化作盾牌,既是示弱,也是自守。

然而,人生更深的功课,往往藏在“不说出来”的时刻。那不是懦弱的隐忍,而是一场真正的消化与沉淀。当挫败与不公如冷水劈头泼来,最初的战栗褪去之后,那份缄默不语

也有做成中式漏窗模样的镂空花样。我驻足在一面极为精美的山墙前,那中央竟开着一扇圆形的“月亮窗”,窗内嵌着的不是玻璃,而是岭南传统的琉璃花格……

这些细节,像散落的密码。我忽然想起那句“英国的灵魂在乡村”。十年前,我和家人曾经有一次英伦自由行。的确,伦敦、爱丁堡的恢弘建筑令人震撼,但更萦绕于心的,却是科茨沃尔德原野上那些蜜色石头垒成的村落,散漫、静谧,与土地生长在一起。那里的“西洋”,是内敛的、沉淀的。而骑楼的“西洋”,却是飞扬的、炫耀的,带着一种迫不及待要诉说的热望。这热望不属于欧洲,它属于另一群人——那些从这里“下南洋”的琼侨。

我于是明白了。骑楼的“欧洲痕迹”,从来不是原装的舶来品。它是那些闯荡海峡、在异乡积累了财富与眼界的海南游子,将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曼谷所见的建筑样式,连同对遥远欧罗巴的模糊想象,打包带回的“手信”。他们用这混杂的风格,在故乡的街巷上,垒砌起一封封无字的家书。每一道拱券,都在诉说着异乡的风雨;每一笔雕花,都镌刻着衣锦还乡的荣光。这“三段式”的楼宇,下段是生存的智慧,中段是营商的诚信,而上段那繁复的山花,便是他们所能想象的、最辉煌的冠冕。这冠冕,不独属于欧洲,它属于所有在海上讨生活、并渴望被世界看见的人们。

浮生物语

酸葡萄与阿Q精神

□ 周基云

的沉静,恰是一场静悄悄的内心“精神炼金术”。我们不再需要将他人手中的“宝石”贬作“瓦砾”来自欺欺人,而是学着凝视那路隅的“瓦砾”本身,在粗糙的纹理里,看见它被忽视的重量与质地。这时候,我们或许触到了“阿Q精神”的内核,却摒弃了他那份荒诞的虚空胜利。我们坦然承受那“一拳一脚”的实在,又在这实在的磨砺里,悄然辨认出自己从未被击垮的模样。这是真正的释怀,是暴风雨过后,土壤浸润甘霖的湿润与沉实,而非风雨飘摇中,用来遮蔽现实的油布伞。

这其中的辩证,恰在于“虚”与“实”的微妙流转。若一味将所有未得的葡萄都斥为酸腐,便是生命力的

廊下的游人如织,多半在冰饮与特产的摊位前流连。我寻到了“海南书局”与“大光书屋”的旧址,门楣上的石雕字迹依然清隽,透着文墨的尊严。可里头陈列的,已不是书册,而是椰壳工艺品、花花绿绿的岛服,以及包装艳丽的椰子糖。

一阵带着咸腥味的海风,穿过长长的廊道吹来,将我从缅想中唤醒。我忽然觉得,那标语或许并未说错,只是我们理解岔了。“欧洲很近”,并非指建筑的模仿,而是一种精神状态的“近”。一百多年前,这里的先民,便已以一种开放、拿来、融合的姿态,直面大海之外的世界。他们不纠结于血统的纯粹,大胆采撷,为己所用,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骑楼风景。这或许才是骑楼老街在“封关”与“自贸港”历史交响中,给予我们最深沉的回响:真正的开放,不仅是货物的流通,更是心灵的自信与创造性的融合。它提醒我们,面向世界的姿态,可以如这廊道一般,既提供庇护,又保持联通;而其上构筑的华章,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、扎根于这块热土的独特叙事。

离开时,我再次回望那片庞杂而和谐的屋顶轮廓线。阳光为山花与女儿墙撒下一片靓丽,它们不再仅仅是“像”什么的建筑,而是本身已成为一种雄辩的存在,矗立在南海之滨,讲述着一个关于海、关于远行、关于归家与再造的,永恒的故事。欧洲很远,而这份闯荡与融合的勇气,从来很近。

枯槁,是“虚”的极致;可若全然赤裸地、毫无缓冲地去迎接现实的次次撞击,又难免让心灵遍体鳞伤,那“实”便成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。真正的生命韧性,或许藏在一种弹性的“虚实相生”里。我们有时需要一点“酸葡萄”式的疏离,将结果轻轻放下,当作奋力冲刺途中,一处可供歇脚的凉棚;有时也需要一点“阿Q式”的意义再造,在暗夜独行时,为自己点亮一星微光。但要始终记得,凉棚只是暂歇之地,微光不过是行路的火把,它们都只是驿站,绝非最终的家园。

家园在更深处,在那份敢于坦然承认葡萄清甜、敢于直面失败创痛的勇气里;在吞咽了所有甜与痛之后,依然能带着平静的呼吸,继续向前走的脚步里。生命最珍贵的,从来不是永远摘得到甜美的葡萄,也不是永远能靠“精神胜利法”自治。而是在尝遍“酸”的怅惘与“辱”的难堪后,依然能辨得清生命最本真的滋味;是在山穷水尽的绝境里,用不逃避的足迹,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、蜿蜒向前的路。

亲情家事

身份证上的小浪漫

□ 杨姣琦

爸妈的身份证今年要到期了,这次换证,将从二十年期限变更为长期有效。我时不时地提醒他们,别忘了这件“人生大事”。

十月初时,老妈有些急了:“银行都给我发信息了,说我的身份证要过期了,得去银行更新信息。你爸还说一起去换身份证,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,别耽误我用银行卡呀。”我连忙宽慰她:“没事没事,还有时间,身份证还没过期,银行也只是提醒而已。”转头我就去问老爸,他悠悠地说:“放心,等我选个好日子,到时候我和你妈一起去办。”

我笑了:“换个身份证还要挑日子?又不是一起领结婚证。”

“这次不一样。”老爸解释说,“这次办身份证就是长期的了,不会再换啦。而且身份证上有效期开始的日子就是申请换证的那一天,这个日子以后一直标在身份证上,可找个好日子。”他翻开那本边角微卷的老皇历,嘴里还念叨着:“这个不行,诸事不宜。欸,这是个好日子……哎呀,也不行,是个周末,人家不上班。”

“这个好。”他突然指着一页说。我连忙凑过去看——十一月三日,这日子看起来平平无奇,于是纳闷地问道:“这日子有什么讲究吗?”

“你看,这个日子阳历是一三嘛,阴历还是十三,一生一世啊,而

且还宜嫁娶,宜嫁娶肯定是个好日子。”我竟不懂得,原来老爸还藏着这样细腻的小心思。我悄悄地告诉老妈选定日期的过程,她嘴角忍不住上扬,嘴里却轻声嗔怪:“哎呀,这人就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。”

换证前一周,我爸开始规划起来:“白头发太多了,今天先染个头发,刚染好的会不自然,等换证拍照那天就差不多了。”“前一天要洗头洗澡,清清爽爽去……”

终于到了换证那天,我陪他们去了指定的照相馆。爸妈依次坐下,整理衣领,调整表情,在摄影师的指导下,认真地拍好了各自的单人照。拍摄完成后,老爸转向老板,语气带点商量又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说:“师傅,麻烦您……能不能帮我换个红背景,帮我们老两口再拍一张合照?”我和老妈都愣了一下。他转过头,看着老妈,眼神里带着笑意,解释道:“这日子有意义,一起拍一张,留个纪念。”

妈妈轻声数落:“真是的,就你名堂多……”语气里却听不出半分责怪。她顺从地再次站到红背景前,和爸爸并肩坐下。灯光再次亮起,他们不约而同地微微靠向对方,脸上浮现出那种历经岁月沉淀后温和而笃定的笑容。

那张合照,是独属于十一月三日的美好纪念。而真正的仪式,是

一纸评语,一世暖意

□ 熊文轩

临近期末,空气中又弥漫着一一种熟悉的期待。学生们都在悄悄等待着一份专属自己的礼物,那就是老师写的学期评语。我也是成为老师后,才体悟到:那一纸评语,承载着是厚重的馈赠。

我上学的时候,老师给的评语都是手写的。蓝黑墨水钢笔写在纸上的文字,有的时候是温柔的鼓励,有的时候也会带点幽默的调侃,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温暖。读着读着,好像她就在你身旁,轻声细语地跟你诉心窝子话。

我最喜欢的一位语文老师,她二十出头,朝气蓬勃。她的字飘逸洒脱、娟秀动情。只要本子发下来,大家就比谁的评语长,比谁的评语生动。

初二那一年我的状态很不好,整个人都很压抑迷茫,直到看到她给我的评语。评语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多,写了很多鼓励的话:“姑娘,我最喜欢你笑的时候,像向日葵那样明媚,像春天那样美丽……”原来她还记得我的周记本封面上有一朵向日葵,也记得我在作文里常常提到,要朝着阳光勇敢地绽放。暖心的是,她把一切放在了心里。后来才知道,为了每个人的评语,她都会在电脑上反复思考很久,然后一笔一画地誊抄到纸上,用文字给温暖,送到了孩子心里。

刚做班主任那年,我学着她的样子给每个孩子手写评语。有一个小男孩,个子小,总是怯生生的,我就给他写:“孩子,抬起头来。你的眼中,有着全世界最明亮的光亮。”还有的孩子名字里有“诗航”二字,我就写成“愿你以勇气为帆,驶向诗与远方”。后来他的妈妈说,孩子把那句话抄在了本子上,经常拿出来看,他特别喜欢老师的祝福语。真诚的心意总会被稳妥地接住,小心地收藏,就如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。

时间过得很快,这一眨眼又要到期末了,又到了写评语的时候,这次我想给自己也写一段:

亲爱的,辛苦了,让我为你戴上一朵小红花吧。

给早晨陪学生早读的你,下班后匆忙系上围裙的你;给在深夜里改完作业后,把衣服叠好的你……

在零碎的时间空隙里,我听见你唱着歌。希望歌声永远清脆,你的心永远向着光。

新年将至,愿你热爱这个世界,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着。

他们俩在同一天换领的、长期有效的身份证,选择了一个他认为代表“一生一世”,并能长期印刻在上面的日期。

走出派出所,我忽然觉得这件事也太浪漫了。从今后,在每一次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日常时刻,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再是一张冰冷的卡片,那上面的日期,是老爸精心选下的承诺。这份浪漫,就藏在方寸之间,具体而长久。